

“樵谷山房文化沙龙”第十二期 王川:《走近镇江城市壁画与浮雕》

本报记者 笪伟

12月24日下午三点,四十多位镇江周刊的读者雅集于江南岸·樵谷山房,当天,镇江日报与江苏筑和地产联合打造的文化沙龙活动第十二期在这里举行。

主讲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原市文联副主席、原市作协主席、原镇江市政府专家组专家、《建筑与文化》杂志编委王川先生。他为大家带来两个多小时的《走近镇江城市壁画与浮雕》。

当天屋外寒风凛冽,“野樵”书房内暖意融融。王川先生纵论近代镇江城市壁画与浮雕,引经据典,博古论今;六十余幅壁画与浮雕的照片——在大屏幕上出现,王川先生侃侃道来,生动有趣。仿佛有双巨手打开时光隧道,带领现场的读者回到了数十年前的镇江。

这是二十几年前大市口华联大厦橱窗上的一排玻璃,上面画着34位时尚的美女,青春的你,是否曾经在这里驻足?

这是老南门汽车站候车室里的《江天一色》壁画,当年提着行李的你,是否从这幅壁画下走过?

这是曾经出现在金山寺白龙洞前的浮雕《白蛇传》,当年与家人、朋友、同学一起游览金山公园的你,是否也被浮雕上精美的人物造型深深吸引?

……
大家频频点头,一些上了年纪的读者更是感慨连连。



1 纵论镇江城市壁画

王川先生向大家介绍,1991年,镇江市政府复建江南四大名楼之一的芙蓉楼,自己受邀以王昌龄的诗意为题创作了七幅巨型壁画,布满了整整一座名楼。“芙蓉楼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送辛渐的地方,他在这里留下了‘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名句。复建后的芙蓉楼位于风光旖旎的湖边景区,是一座仿唐式的建筑。我为全楼设计的七幅壁画就是围绕这王昌龄两首诗的诗意和芙蓉楼的历史内涵而画的。把书法和绘画结合起来,用漆画和唐三彩壁画的材料来做,再现唐代气氛的同时,也展现了芙蓉楼的历史沿革。”

“在六朝时,有许多的文人雅士在镇江的南山隐居,留下了很多历代名著。我根据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的诗意,提取六朝绘画中的元素为那里设计了几幅壁画,它们与镇江南山保留着的中古时期幽静安逸的环境相吻合,能让人感觉到被储藏藏在深山里的古典气氛。”

1998年,王川应高僧竺山之邀,为焦山万佛塔设计了全堂壁画。“高42米的万佛塔塔身上布满了用高温陶板烧制的佛教壁画,每一层的尺寸都不相同,都随着塔体的变化而有所差异。画这些画不仅需要大量的体力,而且需要深博的佛教文化知识。尤其是深埋于塔底的地宫,工程更是浩大,里面有八根碧玉柱子,每一面都雕琢有佛像浮雕。周围八个墙面上布满了题为《万方礼佛图》的壁画,我将佛教从产生到传播的历史概况画成形象的画面,再烧成高温陶板砖贴在墙上,使之成为文物级的作品而与宝塔共存。这一浩大的工程,总共有530多个人物,650平方米的面积,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

在金山寺的白龙洞前,有一幅以《白蛇传》故事为题材的壁画,这幅面积达80平方米的大型壁画,王川先生尝试用山东莱州产的彩色石料进行雕刻,既有凹凸感,又具有丰富的色彩感。他向读者介绍,“传统的浮雕都是由单色的石料雕刻而成,往往色彩单调不足。工匠们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都是采用在石料上敷彩

的方法,但经过历史的淘洗后,色彩大多会斑驳脱落,不免令人遗憾。在设计此壁画期间,我曾率团访问埃及和土耳其,特意考察了古埃及的那些浮雕和壁画。”古埃及有一种凹壁画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种方法不同于传统的将图层层相叠加,而是在平面的石料上将图形阴刻下去,使之产生凹陷的明暗关系。“回国后,我对这种方法加以改进和更新,将凹壁画的阴刻法和凸壁画的阳刻法刻出主体的故事画面,使之形成了四个层次。经过这样一处理,丰富了壁画的形式,也便了打制的技术。”《白蛇传》曾获中国首届壁画艺术大展佳作奖(二等奖),是镇江迄今为止最高壁画奖。

在设计华联大厦沿街橱窗上《摩登世界》壁画时,“考虑到与大厦的现代化风格相协调,我选用了造价低廉的镀膜镜面玻璃加彩绘的办法来做,它的造价非常便宜,但效果流光溢彩,五色缤纷,具有现代感。展示了身着各款时装的世界名模。”王川先生说,“这34张图片造型,全是根据国际名模画的。”

2 “强吴雄风”的故事

王川先生说,壁画是自己的艺术之梦,在过去的这二十多年里,自己一直在“面壁”。多年来,自己一直从事环境文化和环境艺术的研究,担任过全市的许多重点工程的咨询、审议和设计工作。从1983年开始,自己开始进行壁画艺术的创作,至今已经为各种堂、馆、酒店、银行、园林、影剧院等场地创作设计了数十幅大型壁画,总面积6500平方米。

如果说壁画是二维的艺术,由壁画到浮雕,再由浮雕到雕塑,王川先生就这样不由自主地从二维进入了三维的空间。他说:“城市是三维的空间,它对于浮雕和雕塑的要求要高得多。我第一次雕塑是为镇江博物馆设计一组大型群雕。镇江博物馆的环境相当复杂,要求也相当苛刻。它原是一百多年前建的英国领事馆,东印度风格的建筑物,具有异国风情,但博物馆本身的功能又要求这组雕塑要能展示当地三千年的历史文化内涵。博物馆倚山而建,地势层层向

上,这要求这组雕塑不仅上下左右可看,还要能从上俯视和下仰视。我设计的‘强吴雄风’就参照了商代玉人和西周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用磨光的绿色花岗岩来仿青铜效果,再加上喷泉和LED灯光,完成了这组最具挑战性的设计,使它既具有历史文化感又具有现代感,既是古典的又是西洋的,能与背景的建筑相协调,凸现在建筑物和山体前,成为博物馆的一件地标。”

3 读者感慨受益匪浅

讲座结束时,已是华灯初上,不少读者意犹未尽,围着王川先生提问或请求合影留

念,王川先生都一一答应。
读者“Alfred8”说:“王川先生用自己的笔抒情自己的画,用自己的画抒情自己的文学浪漫主义,这一切都淋漓尽致于镇江城市的各大壁画浮雕作品中。”

读者“PT505”说:“王川老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形象生动的图片,将镇江城市壁画与浮雕娓娓道来,我们觉得非常过瘾,学了许多关于家乡的知识。”

读者“仁豆”说:“受益匪浅,不虚此行。这是镇江人文历史的一次不可多得的普及活动。”(摄影 毛小平 笪伟)



扫描二维码,登录“镇江论坛·镇江文化”板块“樵谷山房文化沙龙”专区。报名参加活动请致电:85010056,或加入QQ群:64655867。



文化“走出去”,一步一履总是情

□ 谢伟锋

文化“走出去”并非是中国首创的风尚。好莱坞的大片,日本的动漫,韩国的偶像剧,都在不同时期输出了本国软实力。甚至是以文化为基点,增强了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种精神上的“出口创汇”,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要以满足和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大前提。只有经历了本国受众的方方面面“考验”,文化产品才可能选中选优,继而登陆海外,以此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和认同感。
从上述角度而言,“走出去”的文化产品,已然能够拥有自信的本钱。毕竟,这相当于“掐尖”般的历程。但同时需要清醒的是,自信不应该成为自大,尤其是文化作品落在他人土壤之上,“水土不服”难免存在。

曲折会有,但不管怎样,中国文化“走出去”依然是大势所趋。这种自信,不仅来自于中国文化在传播中所信奉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

念,还有中国市场动力引擎的澎湃。此外,网络文艺的异军突起,也加重了文化“走出去”的IP砝码。网络文艺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增长极,也是文化产业的先锋力量,成了国与国之间民间文化互动的新使者。不把网络文化当成对传统的“颠覆者”,而是把其发展成为“接力者”,中国对于这种新兴文化生产力的自信态度,更多地来自于创作鼓励、管理多样以及政策支持。“以心换心”的正面循环之结果,乃是

文化“走出去”从虚拟走向现实的落地生根。
总的来说,文化“走出去”,路要自己闯,甘苦自己知,一步一履总是情。这种情,在于传播无国界的友情,在于蓝海一片的行情,更在于文化自信的底气。文化中国的大布局,也将在“走出去”中完成进军和实践。

文化“走出去”从虚拟走向现实的落地生根。

总的来说,文化“走出去”,路要自己闯,甘苦自己知,一步一履总是情。这种情,在于传播无国界的友情,在于蓝海一片的行情,更在于文化自信的底气。文化中国的大布局,也将在“走出去”中完成进军和实践。



要用“张艺谋作品”的高要求来审视《长城》

□ 寒

一直戴着神秘面纱的张艺谋新片《长城》终于公映,对待“张艺谋作品”的舆论反响轮回般地惊人一致,有“逢张艺必反”的“死磕派”,有一分为二以商业片角度分析看点的“客观派”,当然也有认为张艺谋拍出了一部向好莱坞看齐的“力捧派”。

张艺谋是国内最为知名的导演之一,同时也是具备复杂身份的公众人物,每每他的新片上映,评论总会从电影延展开去,变成一场有关包含多重意识的讨论,讨论的最终走向,也总是会脱离电影美学本身,成为对“张艺谋符号学”的分析。这是张艺谋难以逃脱要承受的舆论之重。

张艺谋在竭力去除自己争取来的、或者外界赋予的多重符号,在与张伟平分手之后,人们看到一个“平凡”的张艺谋,而在加盟某网站之后,张艺谋等于对外宣告他已经彻底放下符号包袱,想要彻彻底当地当一次商人。商人身份或是张艺谋实现自我突围的一条捷径。所以他才会违背众人对他的期待,选择了小鲜肉当电影的主演,并与马特·达蒙等巨星合作,试图用一次商业上的大成功,扭转公众对他的某种“偏见”。

但《长城》的推出,让张艺谋的突围之路再告失败。一切都归结于影片的质量。如果没有《活着》那样好口碑的电影出现,张艺谋注定没法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而从张艺谋最近接受采访时所表达出他对走上国际的强烈渴望来看,借商业片打通中国传统工艺与世界电影接壤的通道,已成当下他为自己设定的“大目标”,或许,他已经彻底放下了再拍经典电影的沉重包袱,而更愿意像新生代导演那样,先把钱赚了再说。

《长城》邀请了大批好莱坞班底为影片托底,但好莱坞编剧这次只交了一个“活字”,并没有在剧本层面上贡献让人信服的优秀文本,其他数不胜数的外国电影从业者的名字,加在一起也没有压制住影片的“张艺谋风格”,在《长城》中,可以看到张艺谋在《三枪》《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中呈现的熟悉画面,电影最为吸引眼球的,仍然是张艺谋式人海战术、体操表演,在观看时或为场面所撼动,但相对于早已见识过诸多好莱坞魔幻巨作的观众来说,影片并没有刷新观感。

如果降低要求,只求在《长城》中看到打怪兽的场面,那么《长城》仍然是值得在影院欣赏的,中国士兵依靠长城防卫怪兽饕餮,这是国内商业片当中,第一次把长城功用如此直白地表现出来,并且,打怪兽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奇技淫巧,也能满足观众的好奇心,“黑火药”对西方人的吸引,暗示着这项伟大发明之于整个民族的荣耀,也能满足一些观众的自豪感……《长城》提供的这些,尽管套路化,但与其他爆米花电影并无二致,不考虑故事的逻辑,不带脑子去观看,还是不错的。

但如果提高要求,特别是用能匹配“张艺谋作品”这个高度的要求来审视《长城》,会发现这是一个逻辑漏洞、各种莫名其妙的故事;磁铁对警警有神奇功用,士兵当四处搜罗磁铁,便可轻松控制警警,何苦搭上那么多人命?母兽一死成千上万的警警即化为僵尸,这显然是把警警当成了受互联网或者无线信号控制的机器人。演员只是在走过场,缺乏感情投入。影片提炼出来的“信任”主题,在阐述时方法生硬,是对故事含义的一种强行拔高……场面如果能打60分的话,那么《长城》的故事最高只有30分。

一位好导演,曾经拍出过优异的作品,但后来却再也拍不出来了,观众会因此成为黑粉吗?张艺谋在电影市场的遭遇,证实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张艺谋的粉丝越来越少,当年钟爱他的那帮观众,自《英雄》之后便开始选择了放弃。要是真爱电影、真爱观众的话,张艺谋应该回到观众身边,而不是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创作之路上越走越远。

尽管对张艺谋仍有激烈的批评,但相信这些批评者当中,还会有数量巨大的观众,在期待着张艺谋归来。



@Lill_Johnny: 打得很过瘾,可惜片长太短了,才一个多小时;长城上各军的战法、防御武器颇有创意;主角两次斗饕餮,很精彩,动作设计很好;画面很劲爆。

@lecheel: 我们不能单单用中国情怀来评价这部电影,有时候需要用这种简单讲故事,不费力气理解情节的电影,来向全世界最简单传达中国的某些元素,就像奢侈品店门口一般都摆放丝巾香水这些容易入手的货品。世界不只有中国人,它是中国电影适应全球化的一步,还挺值得肯定。

@Webanboo: 需要改进吧。人物冲突不明显,导致剧情薄了些。可能是为了国际化需要吧,有些地方处理的效果有明显的西化,其中部分略微和中式的不一样,个人理解要么应该成为埋藏的线索,成为无形中体现的秩序和协调,而不是用孤零零的词语来形容。

请以上3位网友于见报一个月内的工作日9:00-18:00,前往市中山东路4号镇江报业传媒集团1307室镇江日报刊部,领取镇江金逸影城电影票兑换券。联系电话:85010056

近期热映:《冒牌卧底》《爸爸的3次婚礼》《长城》《罗曼蒂克消亡史》《你好,疯子!》《摆渡人》《我在故宫修文物》《血战钢锯岭》《铁道飞虎》



“人类和怪物的贪婪是没有区别的。”
——《长城》



“彼岸烟波流转,可有人寻我。对岸繁华三千,可有人渡我。”
——《摆渡人》



“《石头记》告诉我们:凡是真心爱的最后都散了,凡是混搭的最后都团圆了。”
——《罗曼蒂克消亡史》



“如果只是路过,那我就在终点等你。”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